

序章 噬血亡靈的吶喊

「滴—答—滴—答—」牆上的秒針一格一格走著，在寂靜的夜裡顯得特別明顯，一名護士正在努力的抄寫報告，偶爾抬頭看著桌前的鐘，總覺得這個時鐘的秒針轉動聲太大，有時甚至像是腳步聲一般，噠噠走來。

「欸，明慧，該去巡房了。」身邊的護士輕推了推她。

「哎喲，好啦！」李明慧伸了個懶腰，扭扭頸子，隨手抓起手電筒，就要開始巡房。她負責七樓的所有病房，在半夜兩點的時候得開始巡一遍，重點病房是三號房跟五號房，因為有狀況比較棘手的患者，護士長交代過這兩天需要特別注意。

五號房的是黃凱堂，初期只是感冒，但後來開始腹瀉，這幾天用藥後都沒有好轉，反而每天跟驚喜箱一樣會迸出新的併發症，令醫生也非常頭大；下午醫生看過他的檢驗報告，幾乎沒有什麼問題，不懂為什麼會腹瀉得這麼嚴重，而且傍晚時開始發燒、囁語連連。

三號房的是二十七歲的上班族曾若青，某日右腳忽然肌肉僵硬不能行走，現在正在檢查是否是漸凍人的症狀，要注意的是她的情緒問題，日班的護士說她超歇斯底里的，連飯也不吃，每天都要鬧到打鎮定劑才能平靜下來。

這時間容易想睡，所以李明慧嚼著超涼口香糖讓自己清醒點，加上走一走、動一動也能提振精神，難怪巡房要排在這時候。她邊想著等巡完房後，就到樓梯旁的販賣機買瓶茶裏王，用來配她帶來的宵夜點心。

他們醫院的結構非常特別，八樓以下是中空的口字型建築，所以巡房時就像在繞圈圈，而九樓起多半是辦公室或是一些特殊診療室。

明慧巡完五間房出來，剛好來到電梯轉角，每層樓有兩處電梯和樓梯，分屬對角，她不以為意的掠過……停下，又倒退了數步回來。

她擰眉看著電梯上的石英數字，怎麼數字不停的跳動著？

「搞什麼？」她動手按了往下的按鈕，怎麼數字仍然一直以令人眼花撩亂的速度從一跳到十幾。

連續按了好幾下，情況依然沒改善，她決定趕快跟警衛說，畢竟電梯哪能隨便出問題，上個月才有電梯因為纜繩斷裂摔死兩個醫護人員，醫院可不能再出意外了。

拿出手機，她旋過腳跟離開，正準備打給一樓警衛時—

「叮—」咦？李明慧錯愕的止步，剛剛那是電梯的聲音嗎？她再度蹺回電梯前，門開了，石英數字顯示著「」，她眨了眨眼，現在是又正常了的意思嗎？

正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時，電梯門緩緩關上了，她納悶的聳聳肩。這事還是要報告，不過既然電梯又好了，那現在自然是先巡房要緊。

她再度往前走去，卻看見了一個步履蹣跚的病患不知何時站在她前方，身子正在抽搐著，虛弱的靠著牆。

「欸，你怎麼了？」李明慧趕緊跑上前去，「半夜怎麼下床了呢？」

衝到病患身邊，她欲拉過他的手臂，但病患卻踉踉蹌蹌的往後退，扶著牆邊的扶手才得以站穩。

「好痛……」病患痛苦的說，直撫著頭。

「沒關係，我等等幫你看看。」李明慧溫柔的笑著安撫，「來，你是哪間病房的，我先帶你回

去。」

輕柔的拉起病患的手，霎時，冰冷刺骨的溫度傳到了她掌心，她不由得一凜。

她握著的這隻手，怎麼腫得跟麵龜一樣？簡直像是浩克，從手背到手指頭都是青黑一片，腫得彷彿灌了氣，怎麼看都不像是正常人的手。

等等……這難道是大夜傳說中的……

「我好痛啊……」病患抬起頭，鬆開撫著頭的手，「護士小姐，請妳幫我看看吧……」

他方才所摀住的，是完全變形的頭顱，像被車子輾過似的，裂口在額頭中間，呈現爆裂狀，順著額頭往下一鼻骨、嘴巴都向外炸裂開來，一片血肉模糊。

這……李明慧全身發抖的縮回手，這怎麼可能是人啊

「幫幫我吧，護士小姐，我好痛啊！」他逼近她，「都沒有人要幫我，為什麼……我真的真的很痛苦……」

不不不要過來……她搖著頭往後退，緊張的掰著謊話，「我、我去找醫生來好嗎？」

他條地伸出鮮血淋漓的雙手，猛然抓住了她。

「我不需要醫生！我只要血！我要輸更多的血！」他咆哮大吼，張大的嘴令迸裂的臉骨朝更詭異的角度裂開，向李明慧噴出一大口血。

「不！」她驚恐的以手遮臉，然後感覺自己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往後推，一直到撞上了走廊的矮牆—病患盛滿血的眼睛忽然眯了起來，面露怒容的拎起她。

李明慧瞪大了雙眼，他要做什麼—但根本沒時間讓她細想，她的視線條地一晃，從患者破碎血腥的臉上移到白牆，再到天花板，接著，她的背翻過了矮牆……

「哇呀—」

第一章 被鬼操控的人類

「妳聽說了嗎？上星期大夜發生的事？」

「有啊，聽說明慧剛剛去辦轉院了，而且從今天開始請假。」

「哎哟，要不是護士長禁止我們去見她，我早就去探望她了，現在只知道她從七樓摔到安全網上，然後就住院了。」

護士們面色凝重的交頭接耳，「可我聽說沒受傷，是精神狀況出問題耶！」

「大夜的時段本來就比較陰了，之前也有人說看到很多『那、個』在走廊上閒晃。」

「啊啊啊，不要說了！我下個月值大夜耶！」一個綁著馬尾的護士呼天搶地的，「我最怕那個了！」

餘音未落，圍成一圈在討論的護士們紛紛用詭異的眼神看向她。

「葉伊容，基本上要怕的絕對不是妳吧？」許欣妮沒好氣的一扯嘴角，「我如果曾被妳抽過血，就算變成好兄弟了，再見到妳也一定逃之夭夭。」

「我也是！」其他護士立刻舉手深表贊同。

「喂！」葉伊容咕噥著，「我說真的啦，要是值大夜時真的看到那個，我一定會腳軟、歇斯底里，外加精神崩潰的。」

就在她說話的同時，門外走進了蓄著過肩長髮的白衣護士，她看見大家都聚在一起，神情有點驚訝……醫院跟學校或是社會上任何地方都一樣，就算是三班制的醫護人員，還是有分派

別的。

「安芯學姊，」葉伊容綻開傻里傻氣的笑顏，連忙朝她跑來，「早！」

「早。」柏安芯微微一笑，同時也對其他同事頷首打招呼。

大家也禮貌性的點頭，許欣妮揚起笑容與柏安芯交換眼神，她們有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默契。

「安芯學姊，妳有沒有聽說上週大夜發生的事啊？」葉伊容勾著她的手，這一星期的班正巧都和學姊錯開，一直沒機會問她，「就是有關明慧的事。」

柏安芯正打開置物櫃，聞言動作不由得停頓下來，這麼大的事怎麼可能沒聽說。

明慧跟她同期，是個對工作懷抱熱忱的好護士，怎知會突然間跳樓，雖住院觀察卻禁止探病，緊接著就轉院了。

更讓人訝異的是，她似乎不打算再繼續護士這份工作。

「我聽說了。」她輕聲回應，把包包放進去，脫下了外套，「不過一切都沒有經過證實，不要亂說。」

「好可怕喔，妳說會不會真的有……鬼啊？」葉伊容咬著唇，一臉膽戰心驚的。

是不是有鬼？柏安芯拿出早餐，好整以暇的將置物櫃關上。談到鬼，她身上的傷口還隱隱作痛，上個月，她才遇上凶殘的厲鬼，差點連命都沒了。

「咦，安芯好像後天開始就值大夜了。」許欣妮看著班表。

「嗯。」柏安芯平靜的點了點頭，其他護士卻同時倒抽一口氣，她見狀忍不住安撫道：「沒事的，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。」

「安芯，這怎麼會沒事，明慧她……」一個短髮護士緊張害怕的想繼續說，旁邊突然有人清了清喉嚨，拍拍她肩膀阻止她。

那名護士機警的斜眼一瞟，果然見到一個身材福態的女人走了進來，正用嚴厲的眼神盯著她們。

「護士長，早！」幾個小護士心虛的道早。

「早。」護士長皺眉，「妳們在談些什麼，這麼熱絡？巡房了沒？送藥了沒？」

聞言，小護士們立刻成鳥獸散，紛紛想往外奔逃。

「站住！」護士長威嚴一喝，大家又停了下來，「我知道妳們在討論什麼，我跟妳們說，我在這間醫院這麼久了，一隻鬼都沒見過！」

白衣天使們雙眼亮了起來。護士長在醫院待了二十幾年，一隻鬼都沒見過？這讓她們有些安心的揚起笑，傳言果真只是傳言嗎？

「大夜我值過幾百次了，連個鬼影都沒看過，妳們不要以訛傳訛！」護士長低斥著，「明慧有她自己的生涯規畫，現在她心情不好壓力也很大，大家沒事別去吵她。」

「噢，是壓力啊？」

「哎呀，她好像之前才跟男朋友分手……」

噁噁噁噁的八卦聲又起，跟剛剛的內容完全不同，許欣妮淺笑著搖頭以示無奈，眼尾瞥向了柏安芯，只見她正拿著牛奶盒，如往常一樣無視盒上的圓洞切痕，技巧純熟的從側邊打開紙盒，插入吸管。

留意到許欣妮在瞧自己，柏安芯揚睫，回以微笑。

護士長並沒有騙大家，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看得見鬼，可是看不見並不代表不存在。

上個月，醫院發生了重大事件，在平常人眼裡是電梯纜繩斷裂而導致了意外；事實上，是有個被人操控的惡鬼意圖置她於死地，那兩名搶先進入電梯的同仁成了替死鬼。

不過在大家都關注著電梯安全的同時，她在意的是有人被惡鬼所害枉送性命，她跟那位患者婆婆很要好，所以一心想調查內幕，卻發現了更駭人的真相，進而遇上更多惡鬼，害得她及朋友們都受傷……許欣妮也算是被捲入者之一，不過她的情況比較特殊，硬要說的話，她算是幫凶，因為她知情不報。

許欣妮知道病患的死有異，卻怕舉報後連帶查出她怠忽職守一事而選擇隱匿，最後是看在她受重傷且哭著發誓會痛改前非的分上，柏安芯選擇再給她一次機會。

而柏安芯以前不是什麼敏感體質，但仍算偏陰，當鬼的執念較深或是到了較為陰邪之地時，她就能看得見；有時就算看不見，也能有那方面的直覺……或許不是因為八字輕重，而是磁場的關係—她小時候非凡的經歷，讓她擁有與眾不同的「磁場」。

「好了，所以大家不要亂傳，再讓我聽見誰說那些怪力亂神的話影響工作或同仁情緒，就給我交檢討報告上來！」護士長嚴厲的警告著，「來吧，今天早上要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，七樓三號跟五號病房的病患還是要特別注意。」

「咦？還沒好嗎？」許欣妮有點錯愕，「他們好像……」

「嗯，已經兩個星期了，狀況一直沒有好轉，所以大家要留心一點。」護士長語重心長，「三號的曾若青情緒還是不穩，安芯就多一份心吧。」

柏安芯聞言，點了點頭。

對於護士長的吩咐大家都贊同，因為只要麻煩的病患，交給柏安芯就對了。

她長相清秀，為人相當低調，平時寡言內斂，幾乎不參加任何聯誼活動，連跟同事出去吃飯都不曾有過，但卻又不會不好相處，個性和善，平易近人，臉上總是掛著淺笑。

現年二十四歲，前年到醫院實習時就已備受矚目，除了敏銳的觀察力、優秀的成績與技能外，還有個特技—安撫病人！

再難纏、再歇斯底里、再情緒崩潰的病人只要派她出馬，都能被安撫的服服貼貼，不僅按時吃藥，而且鮮少會有動手動腳的情況發生；甚至是有暴力傾向的病患，遇上她也都會安分許多，所以柏安芯簡直就是真正的「白衣天使」—看上去如此纖瘦，體內卻蘊含著強大的力量。護士長常說，護士就是要盡一切的力量協助病患將所受的病痛折磨降到最低，而柏安芯能做到的，又比大家更深一層—除了基本的耐心與愛心外，還有最重要的安撫人心。

這點其實很少人能做得完美，護士也是人，對鬧護士荒的現在來說，工時增加對護士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不小負擔，有時候明知病患不舒服，但面對他們的無理取鬧，護士也是會有情緒反應的。

不過和病患起爭執也是惡性循環，說到底只會兩敗俱傷。

唯有柏安芯，能和平解決一切，只要她一開口勸說，就能讓病患帶著笑容接受，這樣的人，怎能不稱之為天使呢？

「昨天有幾個患者稱讚了妳們，說妳們照顧得很好。」護士長訓斥之外不忘鼓勵，「今天請繼續加油……對了，五號房的黃先生，就由欣妮帶著伊容負責。」

「什麼！」許欣妮跳了起來，「護士長，妳要我帶著葉伊容？」

葉伊容囁嚅著，不敢輕易開口。

「帶著就帶著，她進步很多了，正需要學長姊們的教導。」護士長暗暗使眼色，要許欣妮多擔待。

「天，那我寧可去應付曾若青！」許欣妮翻了個白眼，沒好氣的轉身往外走。

葉伊容很委屈的趕緊跟出去，柏安芯則低聲對她說了句加油。其實伊容只是記性差了點、遲鈍了點，但勤能補拙，大家應該多給她一點時間跟機會……嗯，再多一點好了。

柏安芯邊想邊往旁邊的櫃子走去，大家差不多都離開了，但她早餐還沒吃完，她的上班時間也還沒到，所以並不急著出去，她很享受這份寧靜——牛奶香配上藥水味，是最能讓她心安的味道。

「安芯。」護士長忽然走了過來，「辛苦妳了。」

「咦？」她一怔，旋即笑了起來，「別這樣說，這是我的工作不是嗎？」

「曾若青的狀況好像更差了，妳能幫的只有白天，夜班的護士叫苦連天，這幾天她歇斯底里得很誇張，還傷了一個護士。」護士長搖頭嘆氣，「醫生也盡最大的努力在檢查，可就是查不出病因。」

「我跟她接觸過，她很害怕，畢竟在這之前她是個健康的人。」柏安芯頓了一下，「突然間肌肉僵硬造成行動不便，一般人都會不能接受的。」

打擊太大讓曾若青沒辦法承受，才會瘋狂的到處扔東西或是不配合醫療，可是這樣下去對她不好，畢竟一直打鎮定劑對身體並沒有好處。

「唉，真的麻煩妳了，只有妳在的時候，她才可以不施打鎮定劑也不會暴走。」護士長其實是同情這名病患的，但醫護人員的安全也很重要，「對了，妳身上的傷好點了嗎？」

「傷……噢，好多了。」柏安芯微笑著，「那點小傷不要緊的。」

護士長說的，就是她上次迎戰惡鬼時所受的傷。

撇開鬼氣入體不說，她真的只受了一些刀傷跟擦傷而已，倒是連累她的好友藍臻臻傷得全身都裹滿繃帶，至於某位律師先生……因為協助她，腹部被切開，經過急救才僥倖撿回一命。律師先生在醫院躺了兩個星期，到現在還得回來複診，臻臻原本模特兒的工作全部取消，必須付大筆的賠償金……比起來，她的輕傷算得了什麼？

而且都是因為她！他們都是為了幫助她，才會被捲入這些魍魎鬼魅之事。

「好，沒事就好，臻臻呢？她也全身是傷……」護士長當然認識藍臻臻，因為柏安芯跟她是護理系的同學，只是畢業後她並沒有從事醫職……呃，也不是很適合。

藍臻臻的目標是賺大錢存大錢，所以從學生時期開始什麼打工都接，護士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根本不能賺大錢，因此她善用天生的美貌跟妖嬈的身材，白天當模特兒，晚上擺攤賣衣服及首飾。

「她好多了，謝謝護士長關心。」柏安芯說完，繼續啃著麵包。

結束對話後，護士長走到一旁去調閱資料，柏安芯則倚在櫃子邊，靜靜的品嚐她的早餐，但她腦子裡卻飛快的思索著，關於那晚大夜發生的「意外」。

自從上個月撞鬼又跟鬼纏鬥之後，她發生了一點點變化。

例如，現在有個小女孩就坐在護士長肩上，一起看著她手上的資料，而女孩彷彿感覺到自己正在看她似的，緩緩轉過了頭。

那是張燒得面目全非的臉，小女孩焦黑的臉上依然有著骨碌碌的靈活大眼，只是沒了眼皮覆

蓋，她偏頭凝視著柏安芯，咧嘴而笑。

護士長伸出左手敲了敲右肩，最近總覺得腰痠背痛的。

柏安芯別開眼，這就是變化—她比以前更容易見到鬼了！

就連沒有威脅性、在斑馬線上等著抓交替的地縛靈，偶爾都能瞧見，次數比過往頻繁太多了。

「護士長。」柏安芯深吸了一口氣後還是開口了。

「嗯？」護士長轉過身，肩上的小女孩也跟著一併轉動。

「大夜的事，可以跟我說實話嗎？」

畢竟，後天起她要值大夜，不搞清楚的話那可怎麼辦啊！

凌晨一點半，柏安芯捧著咖啡在護理站休息，剛值大夜第一天，生理時鐘還沒習慣，過十二點就昏昏欲睡了。明明白天一整天沒班，她卻不習慣白天入睡，搞得現在已經喝了兩杯咖啡，還是覺得自己站著都能睡著。

「安芯，要不要配點巧克力？」

一同值班的戴書好遞了巧克力給她，她微笑著道謝接過，之前跟戴書好沒有同時值過夜，這算第一次。

她瞥了一眼桌上的零食，失聲而笑，「看來我明天也要多準備一點了。」

「不吃東西會睡著的，就算有成山的報告要寫也一樣。」戴書好吐了吐舌，「我備糧還算少了，欣妮的是一整個櫃子。」

「欣妮？」柏安芯有些驚訝，因為平時很少看到她吃零食呀。「看不出來，她很瘦呢。」

「這麼操怎麼胖啦。」戴書好咯咯笑了，「等一下應該不必帶妳巡房吧？」

「不用了，謝謝，我不是第一次值大夜。」柏安芯笑著搖頭。

「噢，對吼，妳都來一年了。」戴書好突然又狐疑的皺眉，「那為什麼我看妳有點緊張的樣子？」緊張……柏安芯尷尬的扯了下嘴角，被學姊看出來了嗎？因為緊張所以表現的像第一次值大夜，可見她有多緊繃。

以前不擔心，是因為她並不會動不動就看見亡魂，但是現在不一樣了，她幾乎天天都會見到，在這種前提下，如果是在醫院值大夜……

一過子夜後，柏安芯幾乎就不敢亂瞟了，雖然知道終究得去巡房，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至於前天在護士長肩上看到的小女孩應該是燒燙傷病房的，她沒見過，今天來上班時小女孩已經不見了，本來她已經準備好平安符要讓護士長戴了呢。

只是……那麼小的孩子過世後，靈魂還沒離開醫院嗎？全身百分之九十的燒傷，應該是前一陣子送進來的火災患者，據說入院前就已經身故，但是女孩的母親還在加護病房，百分之七十的燒傷幾乎面目全非了，全身都以紗布緊緊裹著，術後的復健還是條漫漫長路—前提是她得先醒過來。

孩子總是會黏著媽媽，就像母親放不下孩子一樣，柏安芯比誰都瞭解，因為她也經歷過那捨不得媽媽的童年。

她跟著早已死亡的媽媽一起生活了兩年，但從不知道媽媽已故，因為她還是「活生生」的出現在自己面前，甚至為她準備餐點、照料起居，直到社會局找上門，發現了媽媽的屍體為止。但她從不覺得媽媽可怕，因為媽媽是如此的愛她，才會肉身死亡，靈魂不滅的養育她長大。

看著那孩子的亡魂在醫院徘徊，柏安芯雖然同情，可是亡者與生者畢竟是兩個世界，小女孩如果繼續纏著人類，最終會影響到生者的健康。

「我走了。」巡房時間到了，柏安芯起身，拿過手電筒準備開始她最擔心害怕的時刻。不會有什麼的，就算有也不要與之四目相對，不要讓對方知道她看得見……許多亡靈只是在飄蕩，只是不知道自己死了，或是還不知何去何從，通常只要「無視」就不會有麻煩。柏安芯做了幾個深呼吸，接著從最近的病房開始巡，夜深人靜，患者幾乎都已入眠，她躡手躡腳的就怕吵到他們，一一檢查著生命偵測器、是否有突發狀況，然後再輕悄悄的關上門。「喇—」才剛轉身，一陣黑影突然疾速的從她面前閃過，柏安芯嚇得貼在門上，一雙眼不安的四下打量。

幻覺？還是因為她猛然轉身才看到殘影？但是……她真的感覺到風掠過，像有人快速從她面前跑過去一樣……她下意識向右看去，還是只看見平靜的走廊。

想太多了。她一定是神經太緊繃，所以才會胡思亂想。

搖了搖頭，她要自己打起精神來繼續巡房，雖然感到不安，但仍須以平常心對待……

「喀。」

就在她進入某間病房時，卻聽見了別間病房的關門聲。

他們醫院病房的門是設計能自動關上的，而門闔上時，門門會發出喀的一聲。

她詫異的停住腳步，趕緊倒退離開該間病房，患者半夜離開房間並不是大事，問題出在隔壁是三號房一目前裡頭的病患只有肌肉僵硬，不良於行的曾若青啊！

謹慎的關上房門，再走到三號房門前，柏安芯握上門把，只感到透寒的冰冷……不對勁，這不是正常的溫度！她心一驚，擔心曾若青的安危，於是鼓起勇氣小心翼翼的拉開房門，拿著手電筒往裡走。

普通病房裡通常住四到六人，曾若青住的是四人房，一進去便是條兩公尺的甬道，因為一旁是廁所，柏安芯將手電筒的光源照向地板，她走到甬道盡頭曾若青的床位，提醒自己，不管等一下看到什麼，絕對不能尖叫。

她條地拉開床簾，沒有令她擔心害怕的鬼魂，只有一張一空無一人的床！

柏安芯瞪大了眼睛，曾若青雙腿都已經不能動了，她能走去哪裡？她甚至只剩下左手勉強可以動作、需要人餵食了啊，也不可能拉得動那扇門……有誰幫她嗎？

柏安芯立刻疾步走出病房，恰巧遇上戴書好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戴書好瞧出她的神色慌張。

「曾若青不見了，她不在病床上！」柏安芯關上手電筒，焦急道。

「怎麼可能？她不是……」戴書好立即往病房看去，「妳看過洗手間了嗎？其他床呢？」

柏安芯一怔，「對不起，沒有……我一看見她不見就……」

「妳不要急，我進去找，妳去附近看看，她行動不便，不可能走太遠。」戴書好分配了任務，接著進入三號房，柏安芯則到附近尋找可能躲人的地方。

老實說，口字型的走廊，能躲到哪裡去？除了四個角落之外，幾乎沒有可以躲藏的地方；而四個角分別是兩個太平梯跟兩處電梯，分呈對角遙遙相望。

如果她是曾若青，斷然不可能選擇太平梯，應該是電梯才對。

思及此，她腳跟一旋，先去找這條走廊上的電梯，電梯邊有一小片空地，那裡也可能是躲藏

的地方……但她幹麼躲？毫無道理啊！

焦急的往前疾行，眼尾卻瞥見了一抹坐在矮牆上的人影，她下意識忽略，但又覺得似乎錯過了什麼，便狐疑的向右看去。

一個穿著病服面如枯槁的男人坐在矮牆上，無神的雙眼看著地板，雙肩自然垂下……柏安芯愣住了，她可以透過那男人看見背後的景物，這不是人！出現了！

她立刻正首，沒看見沒看見，幸好對方也沒有注意到她。

「妳看見我了嗎？」那男人冷不防的幽幽開口。

柏安芯筆直往前，她沒看見也沒聽見，最好要當對方完全不存在！

一股惡臭伴隨著異常冷風襲來，她耳畔傳來陣陣寒氣，「妳明明看見我了……對吧？」

柏安芯立刻舉高右手，一個拐子朝後面擊去，有些慌亂的半轉了身，嫌惡的搓著右邊臉頰。

蒼白的男子咯咯笑了起來，緊瞅著她，像是很滿意她果然看得見他似的。

事已至此，柏安芯再裝也沒用，但她並不想跟鬼魅有什麼交集，於是戰戰兢兢的觀望著，生怕這男子有什麼下一步的動作。

哪知男人卻只是重新坐回牆上，手指向正對面。

「那裡。」

「咦？」柏安芯怔住。

「妳要找的人在那裡。」男子歪了歪頭，眼裡閃爍著詭異光芒，「但如果我是妳的話，絕對不會過去的……呵呵……呵呵……哈哈哈哈哈！」

對面曾若青能走那麼遠？柏安芯不假思索的以競走速度往對面走去，這時候她不禁對醫院的口字型建築非常有意見，明明可以直線抵達的地方，現在卻非得繞半圈不可。

繞到了對面，她卻不知道從何找起，難道在別的病房裡？還是在公共的洗手間……咦？柏安芯微喘著氣，留意到不該亮著的燈卻開著。

她小心翼翼貼著牆往前，來到了男病鬼所指的對面——這裡是茶水間，裡面有電鍋、微波爐、飲水機、洗手臺，而且也是垃圾分類的集中處，病房裡的廚餘或是大型垃圾，都會請他們丟到這裡來以維持病房的整潔，像這樣的地方一層樓有兩個，都約莫三坪大小。

曾若青的病房剛好距離這兩個茶水間等距，只是她半夜怎麼會來這裡？又是怎麼來的？

柏安芯鼓起勇氣走到了茶水間門口，看見的卻是令她驚愕的景象。

一個女人正背對她，蹲在廚餘桶邊，身子微顫，發出唏哩呼嚕的聲音，柏安芯趕緊上前，卻發現那是曾若青，她正抓著廚餘桶裡的東西在……大快朵頤？

「曾小姐！」她驚呼出聲，拉住她的手，「妳在做什麼……放下！」

「啊啊啊——我好餓！我好餓！」曾若青一把推開了她——用那明明已經僵化不能動的右手。

柏安芯被推得踉蹌倒地，曾若青焦急的又把頭埋進餿水裡，貪婪的大口吃著那發臭噁心的廚餘。

「不行……妳怎麼了」柏安芯再度爬起來，從後面架住她的身子，將她拖離廚餘桶，「住手——書好！戴書好！」

她想喊又不敢喊得太大聲，怕吵醒其他病患，可是更可怕的尖叫聲卻驀地從對面傳來。

「啊——」

這聲慘叫劃破了寧靜，整層樓的人都被嚇醒了！柏安芯沒時間回身看發生了什麼事，因為曾

若青並不甘願乖乖就範，正發狂的掙扎扭動著，根本不像類漸凍症的人，既靈活又力大無窮。

「滾開—」曾若青手腳胡亂揮動著，濺了柏安芯一身的餿水殘渣，她強忍住反胃感，緊緊扣住曾若青，一路往外退。

「哇，小心啊！」隔壁病房幾個被驚醒的病患走出房門，邊掩鼻邊發出警告，「要撞到牆了，護士小姐！」

什麼？柏安芯來不及反應，背脊已狠狠撞上了矮牆，痛得她不禁鬆開手，曾若青趁勢使勁扭腰，輕而易舉的掙開了箝制。

她轉身面對著柏安芯，眼裡滿佈瘋狂，滿臉滿嘴都是發臭的餿水，眼神非常不對勁，那是極度的恨，她瞪著柏安芯且咬牙切齒。

「滾開！少礙事！我很餓啊！」她動作很大，嚇得前來查看的患者退避三舍。

柏安芯撫腰皺眉，痛得滑坐在地，眼睜睜看著曾若青用詭異的走路方式，再衝回去埋進廚餘桶裡。

柏安芯吃力的扶牆站起，舉手阻止想上前攙扶她的病患，她全身上下都是餿水，又難聞又不衛生，萬一害患者受到感染就不好了，只是……都鬧成這樣了，怎麼沒有人來支援呢？

「天哪！那是什麼」旁邊的患者突然驚呼出聲，柏安芯趕緊站穩身子回過頭，越過中空的空間，看見同仁都集中到對面去了。

那頭有個男病患，正拿著利器往自己手上扎！

鮮血染紅了衣袖，男人用狂喜的眼神，拚命的自虐，並一邊發出尖笑聲。

「哈哈！哈哈？很美吧！」他對護士大笑著，「妳看，我這樣病就好了，很快就會好了。」

「黃凱堂！」戴書妤大膽的趨前，他卻大手一揮，害她差點被刀子給劃到。

黃凱堂？隱約聽見戴書妤聲音的柏安芯又是一陣茫然，是五號房那個因小感冒入院，卻一直沒痊癒的黃先生嗎？他不是咳到連進食都沒辦法，哪有力氣下床

「滾開！妳們這些沒用的人，我會醫自己的病！」黃凱堂用刀威脅著護士們，令她們完全無法靠近，「體內的血髒了，換乾淨的就可以了！滾開—滾—」

兩個根本不能下床的患者，突然「痊癒了」，曾若青活動自如，力氣大到驚人；黃凱堂既不咳也不喘，但是，為什麼他們卻跟瘋了一樣？

柏安芯重新轉向了茶水間，廚餘桶已經倒了一地，曾若青正趴在地上，狼吞虎嚥那發臭的菜渣。

「妳是……曾若青嗎？」她緩緩蹲下，知道這麼問很怪，但是直覺告訴她不對勁。

趴著的曾若青，動作詭異得像隻蜘蛛，雙肩高聳，手肘支地呈現九十度，貪婪的舔著令人作嘔的餿水。

聽見柏安芯的問題，她赫然停止了動作，長長的舌頭縮了回去。

緩慢的抬起頭—但是她身上明顯重疊著另一個影子，抬頭的速度比她快了零點五秒。

那微乎其微的異狀，柏安芯還是捕捉到了。

「妳說呢？」「曾若青」咧開嘴，用一種瘋狂的笑容睨著柏安芯。

下一秒，她忽然一躍而起，直直朝柏安芯衝撞過來！

「危險呀—」圍觀的患者驚聲尖叫，那渾身惡臭的女病患推著護士小姐猛衝了出來！

柏安芯措手不及，直接被往後一路推到了牆邊，她下意識將雙手從曾若青扣著她的雙臂中間

空隙穿入，接著向外一撥解除對方的壓制，並及時向旁一扭身。

曾若青則因為衝力過猛，直接翻出了牆外——

「哇！」柏安芯嚇得驚呼，來不及伸手去抓掉下去的曾若青。

她緊張的攀住牆往下望，所幸曾若青摔在安全網上，看起來沒有什麼大礙吧。

急著要去找人來把曾若青救離安全網，幸好警衛跟其他層的醫護人員已上樓幫忙，柏安芯便看向了對面想知道情況如何了，此時黃凱堂正高舉著手，把刀往自己頸子戳進去。

「哇啊！」這一次，不管多危險，他身旁的護士們全都直接衝上前去，但還是來不及！

鮮血從他的頸子噴濺出來，戴書好最先扯開他的手，不讓他拔出利器以免大失血，而黃凱堂卻還在訕笑似的，邊發出難聽的怪聲邊緩緩癱軟倒地。

可距離雖遠柏安芯還是瞧見了……黃凱堂身上隱隱有另一個影子，操控著他將刀子刺進喉嚨。

而現在，那影子並未隨黃凱堂倒地，正佇立著，發出清楚刺耳的陰笑聲——
嘻嘻……嘻哈哈！

「被病患攻擊？」

柏安芯端坐在筆電前，鏡頭正對著自己，與身在美國的男人進行視訊。

「沒什麼事，你不要緊張啦，」她趕緊舉起雙手，「看，毫髮無傷。」

「太誇張了！為什麼精神異常的病患會在普通病房？萬一出什麼事還得了！」螢幕上的男人非常不悅，「妳該不會其實有受傷，故意瞞我吧？」

「沒、有！」她無奈的托著腮，「我這個病患本來好好的，因為生病有些情緒而已，但我沒想到她會突然失控。」

「然後呢？現在醫院怎麼處理？」

「施打鎮定劑後靜下來了，但是一——」柏安芯突然雙手掩臉，「我害她摔出去了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事情發生時她一直猛推我，我下意識瓦解她的箝制，然後就、就讓她摔下樓去了。」柏安芯懊惱又內咎，自己居然做出這種事！

「啊……噢，那病患……」

「有安全網所以沒事，但家屬有可能對我提出告訴。」她一臉無辜的看著螢幕裡的男人，「把病患摔出去，這怎麼會是、會是一個護士做的事啊。」

「那有什麼辦法，妳那是自衛吧，難道要護士自己摔出去嗎？」

她身後傳來慵懶的嗓音，一個人影從後方走過。

柏安芯回首看著剛起床的室友——藍臻臻——她有著絕豔的容貌，白皙的肌膚，傲人的胸圍，纖細的腰肢，翹臀加上修長美腿，這會兒正套著寬大的恤走過來，露出一雙長腿，性感非常。

「臻臻！」柏安芯趕緊遮住鏡頭，她那衣服短到都看得見蕾絲內褲了。

「我是說真的，妳被摔出去妳又不會告患者，而且搞不好妳提告了人家還說妳沒慈悲心，竟對一個患者提出告訴之類的，呸！」藍臻臻擺擺手，繞到廚房去找早餐，「所以我支持妳摔她出去。」

「我也支持。」電腦裡傳來贊同聲。

「欸，這不是重點好嗎！」柏安芯移開手掌，「醫院發生這種事很糟，我已經算幸運了，昨天同時還發生另一個病患拿刀自殘。」

「咦？」男人緊張極了，「妳還說沒什麼狀況！」

「在另一頭，我沒跟對方接觸到。」柏安芯趕緊解釋，不然又有人要窮緊張了，「那個患者拿刀子戳自己的手，還要傷害護士，最後……」

割喉。柏安芯撫上自己的頸子，想起那狂笑著的黑影。

黃凱堂不是自殘，如同曾若青並非自願去吃餒水是一樣的道理……有什麼東西在他們身上嗎？操控他們的意識和身體？

正彎身開冰箱的藍臻臻注意到好友忽然沉默，好奇的回首看向失神的柏安芯，她雙眼不對焦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「安芯！」螢幕裡的男人擔憂的問：「安芯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啊啊……沒什麼？」她回過神來，「昨天那個病患割喉自殺，我有點震驚，一時……很難接受。」

「割喉！哇塞，這怎麼看都應該是精神科的病人吧？」藍臻臻把牛奶扔進微波爐裡，咬著湯匙說道，「結果呢？死了嗎？」

柏安芯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，「沒死，搶救下來了，但幾個護士都受傷了。」

「安芯，妳從今天開始就請假，不要再去醫院了！」男人突然下令，「藍臻臻，妳幫我勸她，早就說當護士不好，過勞死的這麼多就算了，還來不及過勞死又得暴露在危險之中！」

噢噢，又來了。藍臻臻瞅著柏安芯吃吃的笑，後者趕緊使眼色。她們說好只要他又提辭職的事，臻臻要幫忙解危的。

藍臻臻趕緊示意她打呵欠，柏安芯火速照做。

「啊～～」她演得很誇張。

「想睡了厚？上大夜回來還視訊，妳以為自己是超人喔？」藍臻臻忙不迭的繞過來，彎身對鏡頭說：「帥哥，要體貼啊，讓安芯睡飽一點，昨晚這樣折騰，她不趕快養好精神，晚上怎麼值班？」

男人蹙眉，一臉心疼，「好好，不吵妳了，最近妳值大夜，我們視訊時間再改一下。」

「我覺得不要天天視訊如何？」藍臻臻眯起眼。這男人有夠煩，每天都得視訊、講電話的，也纏得太緊了。

男人銳眸條地瞪向藍臻臻，令她忍不住一怔，是凶什麼玩意兒啊，她有說錯嗎？

「我們再喬時間。」柏安芯趕緊把藍臻臻擠走，他要生氣了啦，「我先去睡了，晚安。」

一看到柏安芯回到鏡頭前來，男人揚起令人神魂顛倒的微笑，「晚安，寶貝。」

「晚安。」她瞥了一旁的藍臻臻一眼，害羞的在指尖啾了一下，再貼上螢幕。

藍臻臻很明顯地打了個寒顫，一副噁心至極的模樣，還一邊搓著手臂上的雞皮疙瘩。

柏安芯關掉視訊，沒好氣的轉過來看她，「臻臻！」

「超噁爛的，晚安，寶貝～～」藍臻臻故意模仿男子的音調，「我聽一百次就吐一百次。」

「那妳慢慢吐吧，我要去洗澡了。」雖然在醫院已經洗過一次，但她總覺得身上那股餒水味還沒清除乾淨。

藍臻臻哼著歌走向廚房，從微波爐裡拿出一碗牛奶，倒進玉米片，粗魯的坐上椅子，還蹺起

一隻腳踏在椅面上。

進房的柏安芯拿了睡衣跟換洗衣物，想到今晚還得值大夜，胃忍不住有點痙攣……凌晨發生的事太驚人，幾乎讓大家手忙腳亂，而除了黃凱堂的自殘與曾若青吃餿水外，最驚人的事其實在後面。

急救得當的黃凱堂手術後撿回一命，不過還沒醒，但被送去做了精密檢查的曾若青一肌肉僵化症狀全消失了。

一如她所見到的靈巧，曾若青突然恢復正常了，沒有任何問題，這幾個星期的痛苦與折磨，彷彿都是幻覺。

但是，當她一痊癒，第一時間卻跑去吃餿水？而且像餓死鬼一樣……唔，柏安芯一想到那股臭味，免不了又一陣反胃。

她抓著衣服想趕緊去洗澡，藍臻臻正在用平板電腦看晨間新聞。

「欸，妳大夜有遇到什麼嗎？」

柏安芯突然止步，詫異的望向藍臻臻……她、她怎麼會這麼問？

藍臻臻感受到柏安芯的奇異沉默，她抬首眯起雙眼，叫了好大一聲。

「厚！果然有對不對？」她興奮的跳下椅子，「還是昨天晚上根本不是病患情緒失控，而是有鬼在搗亂」

柏安芯望著她那雙過分晶亮的眸子，忍不住皺眉，「臻臻，我可以請問到底有什麼事這麼值得開心嗎？」

「不、不是開心啦。」藍臻臻乾笑兩聲，「只是上個月遇到那些鬼之後我超級好奇的，撞鬼就算了，我們還被攻擊，而且菜刀差點被搶走耶！」

柏安芯往她桌上的蘋果看去，閃亮的雙人牌菜刀就在那兒，上個月遭厲鬼攻擊時，她們拿菜刀戳進厲鬼身體，因為雙人牌的刀子非常貴，節省的臻臻捨不得，後來拚了命又從厲鬼身上拔了出來。

之後清洗一下，就繼續使用了。

對臻臻來說，菜刀上沾有什麼不是重點，被搶走的損失才是她不能忍受的。

「所以我以為，我們應該期望不要再碰上這種事才對。」她轉過身，決定還是不要跟臻臻說太多好了。

「妳少來，我認識妳多少年了，最近走在路上妳眼神都會亂瞟，過馬路還會莫名繞過『空氣』。」

藍臻臻雙手交叉胸前，露出精明的模樣。「妳明明就是看見什麼了對不對？」

柏安芯驚訝的望向她，從學生時代到現在，她從不知道臻臻的觀察力有這麼敏銳。

「我現在還不確定。」她也不想瞞了，於是嘆口氣，「晚上我要再去確認一下。」

「哇靠，真的有鬼？」藍臻臻這時才露出點緊張神態，「這樣好嗎？妳只有一個人，萬一發生什麼事怎麼辦？」

「還不至於有什麼事……吧？」她咬了咬唇，「我只是在懷疑發狂的兩個患者身上有什麼而已，我看見黑影，可是又不能斷言。」

「還是小心一點，妳家『親愛的』不是用了一堆什麼佛珠啊符的給妳，記得都帶著。」她打量著柏安芯全身，「還是我陪妳去？我擺攤回來的話，時間應該來得及……」

「不要了，妳傷都還沒好。」柏安芯趕緊拒絕，臻臻身上還有許多美容膠帶貼著，看了就讓

人於心不忍，「當模特兒的外快最多，妳這樣下去怎麼拍攝？都已經為我搞成這樣了，我拜託妳就好好待在家裡吧。」

「欸！也對。」一提到錢，藍臻臻就遲疑了。安芯說的沒錯，上個月身體被鬼割得亂七八糟，沒辦法工作已經違約了，十幾萬違約金都還在慢慢還咧，不趕快接新案子是不行的。柏安芯拍拍她，心疼好友為她受傷，不但丟了工作還得賠錢，遇上厲鬼，脆弱的人類根本無從招架，只有被追打的分……那種速度、力道與殺傷力，就是現在回想起來，她都還會打寒顫。

上次那些厲鬼是被人所操控而質變的，連小孩都變得暴戾凶殘，只要為了錢，有些人什麼殘忍的事都做得出來。

對她而言，為了利益不惜殺人的凶手，比厲鬼更教她膽寒。

柏安芯脫下外衣，鎖骨下方有著幾點瘀青，曾若青昨夜揪著她的衣服將她往後推，讓她完全無法招架，而當時對方的力道之大，從瘀青就可以看出。

事實上在曾若青抓住她的瞬間，她就感受到劇痛了，不知道怎麼說……一個肌肉僵化兩個多星期的人，就算恢復正常，也不可能馬上行動自如啊。

這種力氣，要她猜……她不由得想到上次被厲鬼攻擊的經驗，兩者的速度與力道，都不像是人！

第二章 宣告殘殺的亡靈

這夜，柏安芯買了一大袋的零食跟點心，還帶著藍臻臻交代的護身符跟佛珠，早早就從家裡出發了，她住在醫院後頭的寧靜社區裡，距醫院大約十分鐘路程，步行可達。

這當然不是她買的，她才畢業一年而已，怎麼可能買得起這麼貴的房子，這都是她最親愛的「爸爸、媽媽」為她買的。

她自幼喪父，媽咪隨後去世，可是上天還是眷顧她的，她在偶然間遇見了現在的爸媽，他們什麼都不過問就收養了她，即使之後知道了她是鬼子也不曾對她投以異樣眼光，視如己出，以愛養育。

由於媽咪是個護士，所以她想繼承媽咪的路，爸媽都沒有反對過，不但全力支持她唸護理系，等到她工作確定錄取後，就為她在醫院附近買了房子，讓她上班非常便利。

她真的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運也最幸福的人，即使像她這樣的孩子都能受到垂憐，所以她一定要把這種幸福也分享給世界。

從巷子走出後，轉個彎就可以看到醫院了，她快步踏上已經被走出一條路的草地，逐步接近醫院超大的停車場，從斜對角的方向走向醫院，是最短的距離。

看著在黑暗中矗立的醫院，她做好心理準備走了進去，搭電梯來到七樓，正欲走進護理站——「值大夜啊，累不累人？」

一旁傳來那非常機車、非常惹人厭，可是又無法真的討厭的聲音。

柏安芯不可思議的循聲望去，看見藍色的椅子上坐著一個痞子，雙臂張開的左右各佔了一個椅背，高蹺著二郎腿。照慣例依舊是西裝筆挺，一身菁英氣息，搭上那張過分好看的性格臉龐，讓痞子瞬間成了大少爺。

不過柏安芯還是看了看腕上的錶及牆上的鐘，「快十二點了耶，易大律師，你怎麼會這麼晚來呢？」

「複診啊，但沒有人通知我，我的專屬護士調到大夜班了。」易軍朗眯起眼，完全是責備的口吻，「妳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嗎？根本沒有這麼多時間跑醫院。」

一提到複診，柏安芯剛剛納悶的口氣立刻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擔心。

「你還好嗎？肚子還會痛嗎？」她連忙往他的方向走去。

「痛……」易軍朗認真的壓壓肚子，「要深壓才會痛，平常倒是沒什麼大礙，行動自如一重點是，妳怎麼換到大夜班了？」

「我們輪班是很正常的事，你不會以為我永遠都是早晚班吧？」柏安芯眨眨眼，「你半夜出現在這裡就是要告訴我，你不滿我調到大夜？」

「我是那種人嗎？」易軍朗嗤之以鼻的哼了聲，「我是不滿妳調到大夜沒跟我報告而已。」

柏安芯差點嚷起來，「喂，我幹麼跟你報告啊，我又不是你請的。」

「妳是我的專屬護士！」易軍朗站起身，手上依然拎著那個銀色的公事箱。

一提到專屬護士，柏安芯就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她被這四個字害得還不夠慘嗎？

因為這個有錢又勢利的大律師上個月住院時硬要一個「專屬護士」，開出一天兩萬的薪水令人垂涎，結果護士長把這工作派給她，害她成了護士公敵。

一堆眼紅的人為此不滿她，她被排擠得很慘，加上平時護士長對她就頗為照顧，大家的心裡反彈都在那時候藉著「專屬護士」一事借題發揮對她冷言冷語。

「那已經是上個月的事情了，律師頭腦不是都很好嗎？當機了？」她白了他一眼。

「這個跟什麼時候有關嗎？那時是妳負責的，現在當然也要繼續負責。」易軍朗滿口歪理，卻說得義正詞嚴，「我要複診，快點！」

「現在？」她不禁愕然的望向他。

「廢話，我等妳一個小時了耶。」他挑了挑眉，「妳知道我的價錢。一秒鐘不是十幾萬上下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我現在馬上立刻幫你安排。」她忙不迭的打斷他的話，這個人一辯起來根本沒完沒了，「讓我去放個東西、換件衣服……」

「快點，我最討厭做事沒效率的傢伙了。」他擰眉，催促著她。

柏安芯沒好氣的鼓起腮幫子，易軍朗真的是來亂的，她好不容易過了幾天太平日子，怎麼連值大夜都會遇上他？

「我先說清楚喔，現在已經沒有門診了，你要掛急診看嗎？」她把話說在前頭，省得等會兒他又發難。

「就掛急診吧，又沒多少錢，快點！」他大爺當然不在乎那幾毛錢。

才走進護理站，柏安芯立刻倒抽一口氣，這裡的氣氛……大家都用眼尾瞄她，不斷竊竊私語……都是易軍朗啦，一定又在討論他了！

易軍朗出生富豪世家，從頭到腳完全貴氣，但他並未繼承家業，由於天資聰穎，口若懸河，法律系一畢業專接棘手案子，短短數年便聲名大噪，二十八歲就擁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，現年才三十歲，他的事務所已經在業界赫赫有名了。

之所以聲名遠播，是因為他是標準的黑心律師。事務所只接特別案子，只要出得起價錢，什麼罪他都能開脫，偏偏戰無不勝、攻無不克！

但一如他的行為，最愛拿錢砸人，可卻又有效得很。柏安芯難以忘懷上一次他態度惡劣的要求專屬護士被否決，一票白衣天使前一秒還說著沒有患者可以有特權，因為護士的職責是為患者謀福利，下一秒他馬上開出一天兩萬元的薪水，讓護士們瞬間搶這職缺搶破了頭，那些高尚的言論轉眼消逝。

柏安芯盡可能裝作沒事，很快地打卡準備上班，首先當然是調出易軍朗的檔案，並安排夜間看診，以免動作太慢他大爺又來說要告誰告誰的，她可吃不消。

「欸，柏安芯，」有人跑了過來，「易律師在外面耶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她點著頭。

「好帥喔，怎麼這麼帥！」護士們吃吃的笑著，「這麼近距離看，鼻子好挺喔，眼睛超迷人的。還有啊，他……」

嘴巴很毒，性格很機車，唯利是圖，毫無良心……呢，應該是假裝毫無良心。柏安芯在心裡接話，手仍飛快的用電腦查閱資料。

「安芯，他剛說他在等妳耶。」這話聽起來有點曖昧，易律師這口吻是說他們要去約會嗎？

「他要複診。」柏安芯有點無奈。

「那妳今天也會有兩萬塊嗎？」

果不其然，話題又繞到這上面了。

柏安芯勉強維持笑容，卻不想回應，趕緊起身要離開這是非之地，此時戴書好走進護理站，一看見她立即走了過來。

「安芯，我有話跟妳說。」她神色凝重，讓柏安芯也緊張了起來。

兩人走到外面走廊，柏安芯下意識越過對方的肩頭往後望，那邊的椅子上原本應該坐著某個玉樹臨風的混帳，但現在卻不見人影了，跑去哪兒了那傢伙？

「等等會有車子來接曾若青跟黃凱堂，我想，就我們兩個負責。」戴書好壓低了聲音，她右手掌心纏著繃帶，應是昨夜受的傷。

「接？轉院嗎？」柏安芯至此才開始緊張，「傷勢惡化還是？」居然要在大半夜辦轉院？戴書好凝重的搖了搖頭，「黃凱堂除了自殘的傷，什麼病痛都沒有，曾若青也是，可是……」可是？瞧她面有難色，眼角含淚幾乎說不下去，柏安芯趕緊握住她的手，卻發現她竟隱隱發抖。

深吸了一口氣，柏安芯拍拍她的手，越過她往前走去；說不出來，就用看的吧。

走過剛剛易軍朗坐的椅子，她打算等等再來找他，希望他別亂跑。

醫院把黃凱堂與曾若青重新安排在十四號病房，可她還沒靠近，就隱約聽見了吵雜聲。

「哈哈……我要吃東西！天殺的你們這些畜生，我要吃東西！」曾若青高分貝的嘶吼著，「把菜給我拿來！賤貨，等我出去後就把你們都吃了！」

柏安芯推開了病房大門，裡面的尖叫聲不止，她通過甬道後，看見兩張床，安置著曾若青及黃凱堂。

兩個病患都用束縛帶綁在床上，他們在掙扎嘶吼，黃凱堂因為割頸，喊也喊不出來，只能在床上全身抽搐扭動，瞪大的雙眼裡除了瘋狂，還是只有瘋狂。

會用到束縛帶，表示他們可能有危害到自己的行為，而光是這樣看著，就知道他們都已精神失常……這怎麼可能？在她最後一個早班結束前，她還去看過曾若青，要她加油，當時曾小

姐還溫聲說她一定會的。

怎麼會忽然間就變成這樣！莫非……和「那個」有關？

柏安芯不動聲色的站在原地，認真的凝視著鬼吼鬼叫的曾若青，昨天那個東西還在嗎？

「想喝水嗎？」她突然開口。

曾若青瞬間噤聲，瞪向走來的她。「我要廚餘桶！拿來給我，那桶子裡都是山珍海味！」她瘋狂的大喊。「再不放開我，等我出去後一定把妳殺了！」

「餓水怎麼能吃呢？」柏安芯盡可能溫和地說著，「妳連基本身為人的感覺跟常識都消失了嗎？」

「給我！我要吃，我好餓好渴，我現在就要吃啊——」曾若青即使被緊縛著，全身還是激烈的掙扎，似乎深深渴望再埋首入廚餘桶大吃一頓般。

她因為掙扎而漲紅了臉，幾乎使盡全力欲掙脫，大吼大叫毫不停歇，一雙瘋狂沒有理智的眼死瞪著柏安芯！

「曾小姐。」柏安芯難過的伸手往她肩頭壓去，「別這樣，是什麼在控制妳嗎？餓水是不能吃的。」

曾若青原本瞪大的眼有了變化，凶惡瘋狂的眼神轉化為疑惑，緊繃的身子也跟著軟下。

「餓水是不能吃的……」她複誦著柏安芯剛剛說的話，不再掙扎。

沒有瘋狂、沒有激動，她整個人平靜下來，但並非恢復正常，只是雙眼呈現出無神的迷茫，但至少不再瘋癲。

這種狀況，柏安芯似曾相識……那種從暴戾轉為茫然的眼神，她之前與厲鬼交手時也有看過，原本只記得殺戮的厲鬼們，也曾經從失神到想起自己是何人。

而這時候，是最沒有攻擊性，最接近正常的時刻，更別說曾若青還是人，並不是厲鬼啊。

柏安芯維持笑容，先往右看向瞪著她的黃凱堂，然後將簾子給拉起；再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小瓶子，裡面看起來是純淨透明的水，她打開瓶蓋，朝水杯裡滴了兩滴。

「妳把它喝下，我就去拿廚餘桶給妳。」

那是符水，媽媽給的，原本說是護身用，後來說外敷內服都可以，有祛邪消毒的奇效，她之前也送了一些給臻臻，但她們從來沒用過。

如果她昨天看見兩個患者身上的真是「那個」的話，那就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試試了……要不然她又不會驅鬼，怎麼把附在人身上的壞東西趕走？

死馬當活馬醫，反正只是水，應該不成大礙。

她戰戰兢兢的將吸管插入杯子，曾若青正用佈滿血絲的雙眼望著她，「真的？」

「嗯。」柏安芯溫柔的說，這才發現她幾乎沒有眨過眼睛。

將吸管遞到了她唇邊，柏安芯覺得心臟越跳越快，益發緊張起來；曾若青張嘴含住吸管，銅鈴大的眼睛直勾勾的盯著她。

「就一口。」柏安芯眯起眼笑著，眼角瞄見了玻璃窗上映著自己的身影，還有後面的簾子。

不過，她身後拉起的簾子裡，居然站了另一個人？怎麼——

一陣暴吼聲傳來，不是黃凱堂，在她看不見的視線死角，一股力量猛地直接把她推開。

「呀——」她措手不及，杯子從手裡滑落，身體霎時離開了地面，被拋了出去！

「砰磅」巨響，柏安芯整個人撞上了牆上的液晶電視，火花與碎玻璃同時應聲炸開，然後她

重重的摔落地面。

「啊啊……」她摔在碎玻璃上，要命的痛楚襲來，趴在地上的她知道自己沒有時間失去意識，因為被綁住的曾若青或黃凱堂，根本不可能站在簾子後。

掙扎著撐起身子，她看到了簾子下的雙腳。

在黃凱堂的病床邊，有一雙血肉模糊的腳，赤腳踩在地上，整個腿側是裂開的，皮肉都向外翻，活像擱在豬肉攤上的肉塊，骨頭凸出且不完整，腳板更是有一半碎得像一灘爛泥。

然後，那腳轉向了她的方向，朝著她走過來了。

「唸——」簾子被猛地拉開。

柏安芯在心中對自己大喊，她得站起來，一定要離開這裡，那不是人，根本不可能是人啊！

「妳也想妨礙我嗎！」怒吼聲傳開，接著那雙腳的主人帶著火氣飛也似的衝了過來！

來不及逃了！緊閉上雙眼的柏安芯把自己埋在雙臂之間。

「咿——」房門陡然一開。

「柏安芯？」

醫生挑起最後一片玻璃時，柏安芯忍著疼皺了一下眉頭，可接著藥水敷上的刺痛又遠比挑玻璃片難捱，她不禁臉色微白。

「怎麼會搞成這樣？滑倒會摔得這麼嚴重嗎？」戴書好相當的困惑，「電視是鑲在牆上的，妳到底怎麼撞的？」

當然不可能，因為她是被拋出去的。

「是我不小心，對不起。」柏安芯並不打算解釋，因為根本無法說明。「幸好患者沒有受傷，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。」

「好了。傷口都不深，沒有需要縫合的部分，但這幾天行動還是要小心一點。」醫生放下紗布棉花，「妳要不要回去休息？」

「啊？不必不必。」柏安芯飛快地搖頭，「我還能工作，這只是一點小傷，哪有那麼嚴重。」小傷？戴書好挑了眉，她這種傷才麻煩吧？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手腳背部都扎滿玻璃碎片，這種小傷口做起事來很不方便，而且動輒會牽動傷處。

「病房清理乾淨了嗎？」醫生抬首問。

「已經清理乾淨了，等等要送他們出去的通道也 OK 了。」戴書好領首，「療養院那邊剛剛打電話來，負責運送的人就在路上，等等就來接他們。」

「那……」醫生向外望了望，壓低聲音，「易律師那邊？」

嗯？柏安芯狐疑的看著醫生，怎麼提到易軍朗？他不是來複診的嗎？總不會連複診都威脅要對醫生提告吧？

「我也安排妥當了，病房明天會空出來，我會交接給早班的人。」戴書好是這一批值大夜的護士中最資深的，重要的事都由她負責。

「嗯……怎麼了嗎？」柏安芯穿好衣服，好奇的問。

「啊……安芯還不知道喔？」戴書好邊說，邊用一種詭異的眼神望著她，「雖然妳受這個傷很莫名其妙，我也希望妳在家休息，只是恐怕沒時間讓妳悠閒了。」

柏安芯眨了眨眼，怎麼聽都覺得不是好事耶。

「明天有特別人士入院，是易律師的客戶，他今天早上就來醫院提出一連串的警告跟安排。」醫生顯得很無奈，「大家都得很小心，先不論那個特別人士會不會麻煩，光易律師就很讓人頭痛了。」

她聽著，不由得嘆了口氣，「我非常明白。」

易軍朗的霸道和辯才無礙，導致大家都只有怕他的分。

不過……柏安芯暗自嘟囔，剛剛卻是他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她。

那時開門進來的人是易軍朗，不知是否因為有人來，總之那雙殘破的腳就突然消失，然後他一把將她抱起，直接走出病房找醫生。

她並不討厭他，他幫過她很多次，也跟她一起應付過厲鬼，甚至還受了傷，當初在危急時刻，他還要她捨棄他自己逃命……易軍朗其實人還不錯，可是嘴巴有夠惡毒，而且個性也有問題。她以前都覺得自己情緒不易波動，但一遇見易軍朗就會忍不住要火冒三丈。

「安芯，妳晚上負責寫報告吧，盡量少動，療養院那邊我處理就好。」戴書好貼心的說，攙著她起身。

「不，我要送他們上車。」她立即回絕，「曾若青他們……已經確定是精神失常了嗎？」

「確定了，繼續讓他們留在院內更危險，應該要交給專業人士，所以才特別做緊急安置。」一旁的醫生語重心長，「今天白天曾試著解開他們的束縛，結果曾若青直接就衝進茶水間要翻廚餘桶，黃凱堂也馬上撞牆自殘。」

「怎麼會突然這樣？真的太奇怪了。」戴書好一直很困惑，就基本的常識來說，根本不可能。一個人的確有可能從正常到失常，但不會是彈指之間，不管是憂鬱或是躁鬱症，甚至是發瘋都會有前兆的，像是出現精神異常的狀況，然後因為各種刺激慢慢的、漸漸的產生變化。兩個患者大家都接觸過，曾若青的確有輕微憂鬱，畢竟從一個正常人到不能動彈的衝擊無可避免，可是她在短時間內卻變成極度瘋狂——畢竟不會有人吃餓水還覺得美味的。

柏安芯在這之前也這樣想過，但是……現在已經不這樣覺得了。

這兩個患者身上的確有什麼東西，而且她還被那東西攻擊了……是鬼嗎？甚至欲置她於死地！

「好了，去準備吧，剩下的事我們也無能為力。」醫生嘆了口氣，不能解決的案例非常多，詭異的事也到處在發生，只能當作是現代醫學仍無法解釋的謎。「柏安芯，是易律師發現妳的，妳要記得跟人家道謝。」

她尷尬一笑。「嗯……」

「放心好了，醫生，安芯是他的專屬護士耶。」戴書好口吻盡是羨慕，「真好，光外快就賺翻了。」

「最好是，妳來當當看。」柏安芯沒好氣的說，「那傢伙又不好應付。」

「所以只有妳能勝任啊。」醫生還跟著說笑。

柏安芯專門對付棘手患者是出了名的，這工作捨她其誰？

她笑得很無奈，由戴書好攙扶著，小心的走出診療室，只是門才打開，就見易軍朗倚靠著走廊的矮牆，正對著門口，雙手抱胸盯著她們。

他首先由上而下打量了柏安芯一番，皺著眉嘆了口氣；柏安芯也用驚愕的眼神望著他，卻不是因為他像是在等她，而是他的身邊站了好幾個……亡者。

兩個老人家趴在牆邊往下望，他們駝著背在咳嗽，突然回頭像是在看柏安芯似的，她旋即避開眼神，假裝什麼都瞧不見。

快走快走！老人家說著，步履蹣跚的離開，他們終於要走了！

再不快走大家都難過喔……

誰？誰要走了？柏安芯看著兩位老者緩慢的離開，而她奇怪的眼神跟獨特的視線被易軍朗盡收眼底，他跟著望去，看見的卻是空無一人的走廊。

「巡房可以巡成這樣，某方面而言妳也相當高明。」易軍朗開口雖沒好話，但是卻邊說邊走了過來，伸手拉過她，「妳這樣能走嗎？」

「可以啦。」她咬咬唇，注意到一旁的戴書好立刻鬆手，笑得賊賊的。

「那妳慢慢走喔，不要急，免得碰到傷口會痛。」戴書好先行告退，還有很多事要忙呢，出院手續得再做一次確認。「二十分鐘後在大門會合。」

「麻煩了。」柏安芯禮貌的頷首，看著她快步離去，很感謝學姊願意花時間陪她。

直到看著她轉進太平梯後，柏安芯才轉了過來，「謝謝你。」

「謝禮欠著，我要生利息的。」易軍朗說得乾脆，「我已經複診完了，醫生說復原得很好，沒什麼大礙。」

「真的嗎？報告……啊！」她沒陪著易軍朗去，報告也到不了她手上，「完全都沒事了嗎？內部的傷口？」

「裡面就讓它慢慢好吧，這也急不得。」他望著她遲緩又一拐一拐的走路方式，再看著那滿腿的傷口，「倒是妳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你別管那麼多了，反正是我自己不小心。」她勉強揚笑，「總之謝謝你了，你進來的正是時候。」

「妳以為我是誰啊？柏安芯！我可是易軍朗，百戰百勝的易大律師，一點起碼的觀察力都沒有的話，我還要混嗎？」易軍朗嘖了一聲，突然走過去直接打橫抱起她。

令人意外的，他動作輕柔到不可思議，一手枕在頸後，一手扣著膝後，完全避開了她背上的大小傷口。

「啊——」輕微的拉扯還是讓她吃疼的叫出聲，接著慌亂的想推他，「喂，你、你在幹什麼！放我……」

「我時間很寶貴的，跟妳不同，沒時間陪妳慢慢走，下樓嗎？」他邊說，一邊往就近的電梯走去。

「拜託，放、放我下來，有輪椅可以用啦！」她踢著雙腿，卻只得到痛楚，「唔……」

「那種高度跟力道妳不可能是自己『摔上去』的，是哪個患者對妳做的？」他嚴肅的問。

那時他剛找人聯絡了明天客戶要入住的事，正打算去找柏安芯，卻聽見了奇怪的聲音，這醫院的隔音設備未免做得太好，一不小心就會錯過。他才打開門，就看見她趴在一片碎玻璃上，牆上的液晶電視全碎了，依照她這種身高，大概得助跑再踩著床跳上去才撞得到電視吧。滑倒？這種爛理由也說得出來？呸！

「那兩個患者都不可能……」柏安芯垂下眼眸，並不想跟易軍朗多說，因為她不願再讓身邊的人受傷。

高大英挺的男人大方的抱著她，附近巡房的護士們個個瞪大了眼，交頭接耳竊竊私語，柏安

芯很尷尬，但掙扎只是招來全身痛，易軍朗根本就沒有要鬆手的意思。

電梯很快就到了，「叮」的一聲在七樓開啟，兩張輪椅就擱在裡頭，上頭沒有人，看得易軍朗喜出望外，沒意識到這情況很詭異。

「真幸運！」他笑著趨前，柏安芯嚇得阻止。

「不要過去。」她仰首對他低聲說著，「退後退後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他不悅極了，「妳還真以為我抱妳下去是理所當然嗎？」

「不……」她眼尾瞄向電梯，「這班電梯……客滿。」

「客一」易軍朗抬起頭，認真的凝視著電梯……裡面一個人都沒有，只有兩張空輪椅。

於是，他很快的退後，看著電梯門關上。

下一秒，他低首瞪向柏安芯，非常不高興的旋身往樓梯去，抱著這不太重的女人從七樓往下走。

「不是什麼事都要講出來的妳知道嗎？」他有點惱，「我不知道的話，人就進去了，還可以把輪椅拿來用！」

「不是什麼事都可以無所謂的你知不知道嗎？」柏安芯皺眉反詰，「你真這麼做，天曉得那些『客人』會對你做什麼。」

「哼！怕鬼我還要當律師嗎？」易軍朗嗤之以鼻。

柏安芯瞠目結舌的看著他，這傢伙硬是要得……如果以前不知道就算了，但是她身上還帶著被鬼所傷的疤痕，那被追殺的過程也歷歷在目，這一個多月來她甚至作了好幾次惡夢，而易軍朗也明知道有厲鬼，還會殺人的啊，怎麼這麼泰然

「算了，你有什麼事要跟我說的嗎？」她跟易軍朗的距離實在太近了，近到不找話題聊她會尷尬。「我聽學姊說明天有你的客戶要入住。」

「嗯，我會跟護士長說指定妳當專屬護士，對方身邊也會有人照顧，妳不會太累。」易軍朗正經八百的邊說，一邊再把她往上抱高了點，輕歸輕，抱久了還是挺沉的。

「又專屬……易軍朗，你不要太超過喔。」她不滿的皺眉，「我可以負責那間病房，但別給我搞什麼專屬。」

「嗯，無所謂，反正能接觸他的護士只能是妳。」抵達一樓，易軍朗在出樓梯口時把她放下來，「對方可能不好相處，妳就勉強點。」

「最難搞的我都應付過了。」她擠滿假笑，易軍朗不以為意的挑高了眉。「放心好了，不管怎樣都是病患，我會悉心照顧的……不過對方是誰？」

「政要，妳明天見到就知道了。」他攬著她往外走，「不要說我們認識，如果他聽到風聲套妳話，妳也要說不熟。」

「嗯。」雖不明白他為何特意交代，但她點了點頭，她原本就不是碎嘴的人。

走到大廳，戴書好已經在門口了，手上抱著一疊資料，醫生陪同在旁，還有幾位家屬。

易軍朗收了下巴，有幾秒的遲疑，停下腳步，柏安芯感到奇怪，瞧他望著戴書好那邊，有什麼不妥嗎？

他鬆開手，「我累了，折騰有夠久，先走了。」語畢，直接掉頭走人。

柏安芯輕聲說了再見，趕緊往病患家屬那邊走去，她上前打招呼，黃凱堂的家屬個個紅著眼眶，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的親人會變成這樣。

「妳好，我姓張，張敏瑜，是醫院跟精神療養院的志工。」張敏瑜露出溫婉的笑，「等等我也會陪他們到療養院去。」

一旁站著的是精神科負責的醫護人員，他們將隨車前往，一路上也留心可能的突發狀況，張敏瑜則剛好是目標療養院跟醫院的志工，也熟悉那邊的環境，這次只是陪同。

「讓妳半夜出來，辛苦了。」黃家的家屬哽咽的說。

「別這麼說，醫院觀察過患者的狀況，盡可能越快入院越好。」張敏瑜握住家屬的手，「請你們放心，療養院會給他們最好的照顧。」

「謝謝……天哪！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……」家屬再度泣不成聲。

「真的很遺憾，我們還不知道真正的原因，首要之務是讓他們接受治療。」柏安芯溫和的安慰，「請抱著希望，有一天他們絕對會好轉的。」

「為什麼會這樣……上天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」黃媽媽偎進女兒懷裡哭得泣不成聲，柏安芯看了也一陣鼻酸。

兩個擔架推了出來，黃凱堂跟曾若青施打了鎮定劑，正在擔架上沉睡，柏安芯打了個寒顫，因為黃凱堂的身上坐著一個模糊的人影，垂在擔架外的腳，就是她不久前看到的那一雙。

至於曾若青則是肚子凸出蠕動，而似乎只有她看得見，兩個人全身都纏繞著黑氣。

「我們上車吧。」張敏瑜催促著家屬們。

家屬們低聲啜泣著走出院外，醫護人員將擔架往車上放，此時另一臺車急忙趕到，下車的是曾若青的父母。

他們望著自己的孩子被送上療養院的車子，淚如雨下。

戴書好上前安撫黃凱堂的家屬，柏安芯則負責曾家人，曾媽媽不停拭淚，陪她來的是丈夫以及曾若青的姊妹。

再不捨，車廂門終究還是關上了，張敏瑜再度過來說明與道別，由於醫院與療養院長期都有配合，她只是請護士們留意，剛入院這陣子雙方都得密切注意患者的狀況—這點大家都明白，新入院者必須密切觀察。

兩家家屬分別上了車，柏安芯跟戴書好站在車後方送行，不過短短數日，她們所照顧的病患竟從正常人變成瘋子，還被五花大綁、施打鎮定劑才能順利送離。

重點是，才兩天時間而已！柏安芯緊抿著唇，那些惡鬼是哪裡來的？

砰！一隻手條地拍在車子後方的玻璃上，柏安芯身子一顫，瞪圓雙眸看著那玻璃上的大手，血肉模糊，幾絲肉條像被刨出一樣掛在指頭旁。

然後半張臉出現在窗邊，鮮血淋漓的一片猩紅，骨碌碌轉著的眼珠透過窗戶看著她。

嘿嘿……嘻嘻……那隻手 的拍著玻璃，還沒完呢！絕對不會結束……哈哈！

長笑聲和著引擎聲遠去，戴書好搓著雙臂轉身進入醫院，柏安芯目送那作出可怕笑聲的車子離開，全身不由自主的顫抖。

還沒完？這是什麼意思？她蹙起眉，心中湧現無限不安，卻只能旋身跟著戴書好往醫院內走去，突然，自動門喀啦喀啦的開啟了。

沒有人站在下面，但自動門卻開了。

「咦？」戴書好愣了一下，「怎麼老是感應過度啊。」

柏安芯看見了，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自動門前，那是個男人，全身一絲不掛，體無完膚，那

雙腳皮開肉綻，骨頭刺穿出來，背部的肉全部向外綻開，後腰際甚至整個裂開外翻，連後腦勺都……往內凹成碗狀。

然後那人微微側首，黑暗中，柏安芯瞧不清他的面孔，也不想看得太清楚。

嘿嘿……還沒完呢！

還沒完。

柏安芯沒有辦法忘記那高大惡鬼所說的話，明明在黑暗之中，那惡鬼的雙眼卻閃閃發亮，猙獰的笑容令人毛骨悚然，說完那番話後又走進了醫院。

他又回醫院了……

「安芯？柏安芯！」藍臻臻拉住了她，「回魂啊！」

「咦？」她失神的回首看著好友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怎麼了？柏安芯小姐，妳再走一步就要撞電線桿了。」

柏安芯趕緊轉向前方，眼前還真的是電線桿，若不是臻臻拉住她，自己只怕已經和它親密接觸了。

「啊……我沒睡好。」她尷尬的挪了身子，事實上她幾乎沒睡。只要想起那個高大鬼影，那眼神、那笑容跟那令人頭皮發麻的殺意，她就輾轉難眠。

「看得出來啊，妳臉頰凹下去，都快成熊貓了。」藍臻臻這會兒正陪著柏安芯去醫院，「還不習慣大夜嗎？」

「嗯……有點。」她不想和臻臻說太多，「妳不是要去買宵夜，幹麼陪我走過來？」

「順便當運動啊，陪妳進去晃晃。」藍臻臻雙手插進帽的口袋裡，運動短褲搭上帆布鞋，如此簡單卻超級火辣。

「不必！」柏安芯立即反應，「妳、妳去買妳的宵夜就好，不要陪我進醫院。」

開什麼玩笑，明知道醫院有惡鬼，怎麼能讓臻臻去？

藍臻臻歪了頭，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盯著她，接著不懷好意的勾起嘴角，「柏安芯，妳不太會說謊妳知道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她心虛的倒抽了口氣，「妳別搞錯了，只是今天有重要的人物入住，我等會兒沒時間陪妳。」

踏入停車場，柏安芯急著要把她趕去買宵夜，最好是不要踏進醫院一步……要不是職責所在，她自己也不想進去。

「有鬼，妳這樣子一定有鬼！」藍臻臻哼了一聲，越過她往前走去，「有什麼瞞著我，不想讓我知道的啊？」

唉，柏安芯一臉無奈的望著那抹婀娜的背影，她知道臻臻的「有鬼」指的是口語化的形容「有問題」而已，但事實上，醫院裡真的有鬼啊！

此時斜前方的車燈霎時亮起，嚇了藍臻臻一大跳，她眨著眼往那邊看去，那輛車的車門倏地一開，一個西裝筆挺的男人走了下來。

高貴的氣質，英俊的臉龐，如模特兒般的身材，穿著帥氣風衣的他看向了柏安芯。

「咦？易律師！」